

烟台故事

# 雷神庙战斗之后

王锦远

总有一些事令我们感慨万千,总有一些人令我们难以忘怀。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雷神庙战斗距今已85周年了,然而,战斗中的那些事和人仍穿越时空,光照千秋。

## 勇救儿童

1938年2月13日,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的率领下,一举攻克被日伪占领的牟平城。上午10时许,队伍转移至牟平城南2公里的雷神庙。中午12时许,驻守烟台的日军接到牟平城被袭的消息后,当即派出一支百余人的队伍,分乘五辆汽车赶向牟平城,将雷神庙团团包围。

发现敌情后,理琪当机立断,立即指挥二十几个队员分别据守于庙内南北大殿和东西两厢。战斗中,我第三军指战员不畏强敌,浴血奋战,先后挫败日军发动的十几轮进攻,日军始终没有迈进雷神庙内半步。

战至下午4时许,从雷神庙东厢最北端的一

间屋子里,突然传来一阵阵孩子哇哇的哭声。雷神庙怎么会有孩子?原来这四五个孩子,中午随大人送饭到庙里,因为贪玩,被日军封锁在庙内,战斗一开始,枪声一响,这几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。

枪声逐渐稀疏,突然又听到孩子们哇哇的哭声。据守在东厢的神枪手胡秀山,当即二话不说,从雷神庙的道士留在庙内的一个破木箱子中翻出一件破道袍(彼时,庙内尚住有四五名道士,他们在战前或战斗中相继走出雷神庙),三下两下套在身上,然后又冒着枪林弹雨,掩护四五个孩子,从雷神庙的南大门从容地走出雷神庙。

## 三块大洋

战至晚上8时许,为策应我军,国民党牟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建勋带领队伍姗姗来迟(战前,我军曾与张部达成联合攻打牟平城的口头协议,然而攻城时,张部却爽约,直到此时他们才参与战斗)。赶到牟平城,他们烧毁了日军停在南沟村的一辆汽车,并向日军开了火。

听到敌人后方传来了枪声,宋澄趁机喊道:“同志们,援军来了,冲啊!”然后,又组织指挥张玉华和李启明等背着理琪,从雷神庙西北方向的小侧门冲出了雷神庙。而其他队员听到喊声后,也纷纷从雷神庙西厢窗户中突围而出。

队伍冲出雷神庙后,兵分两路,一路背着受伤的理琪一直向南,当突围至雷神庙南二里多的杨岚村时,理琪同志不幸牺牲。大家稍事休息,安置了理琪的遗体,又继续前进,并于2月14日陆续回到了第三军的根据地——崔家口。

另一路则在一名向导的带领下,冲出雷神庙后,转头向东,一直冲到牟平城东的沁水河边,然后又沿河西岸向南。据亲历战斗的女战士黄在同志回忆,这名向导就是中午来庙内送饭的农民。他自雷神庙战斗开始的那一刻,就待在庙内,始终与第三军指战员待在一起,没有离开雷神庙一步。突围时,他又主动担当向导,带领第三军指战员沿河突围。

在这名送饭农民的带领下,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,晚上10时许,队伍抵达玉林店乡的尺坎村。此时的第三军指战员是又渴又累,又饥又饿,再也走不动了。几名战士敲响了尺坎村头几户村民的家门,可是任凭战士们怎样敲门,没有一户开门。原来,尺坎村的村民在白天听到牟平城的方向枪声大作,因消息闭塞,村民们搞不清是日本人的部队,还是国民党的部队,抑或是游击队,因此下午四五点钟,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,家家户户就早早地关门闭户。这时,将近晚上10时,突然又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,本就惶惑不安的尺坎村民特别害怕,因此,任凭战士们怎么敲门,没有一户人家开门。见此,这名

## 只吃粗粮

回到崔家口后,因为林一山和宋澄同志伤势过重,第三军领导安排二人到文登林村养伤。

林村是林一山同志的家乡,也是胶东特委的一个红色堡垒村,那里的群众基础很好。当林村的群众得知林一山和宋澄因与日军交战而身负重伤时,大为感动。虽然当时林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,但他们仍从牙缝里省出一些米面,做成米面饭送给林一山和宋澄同志吃。宋澄却坚决不吃,他让群众把这些米面饭全部端回去,给自己送些粗粮即地瓜、地瓜干和玉米饼子就可以了。群众见宋澄态度坚决,不容置疑,不得已,只好按宋澄的要求给他送来了粗粮。就这样吃了四五天后,宋澄的身体和伤口不仅没有恢复和愈合,反而每况

向导带领第三军指战员又步行了20多米,来到了自己的姑姑家。他敲开了姑姑的家门,让姑姑为第三军指战员温饭热饭。第三军指战员在吃了这顿饭后,体力才重新得以恢复。

正当大家准备重新上路时,突然,又响起了敲门声。

听到敲门声,这位向导的姑姑和姑夫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,他们认为这肯定是鬼子顺着雪地上的脚印一步一步地找上门来了。

正在大家不知所措之时,只见黄在同志挺身而出,独自一人,悄没声息地走到街门旁,她通过门缝向外一瞧,夜色中,只见门外站着两个人,肩上还抬着什么。黄在壮着胆子轻声问道:“谁?”只听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传来:“我,胡秀山。”黄在这才放下心来,急忙打开街门,只见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抬着一个大大的柳条筐,而筐里坐的正是胡秀山。

原来,胡秀山在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几个孩子冲出雷神庙后,又在庙外向敌人开了火。激战中,胡秀山的双腿被鬼子射来的子弹打伤。突围时,他招呼两个农民找来一个大筐,抬着自己,顺着雪地上的脚印,一步一步地找上门来。黄在急忙把三人迎进屋内,重新温饭吃饭。

吃完饭后,这名向导又配合自己的姑夫从另外几户村民家中找来三副门板,做成简易的担架,抬上受伤的林一山、宋澄、胡秀山等,继续前进,并一村倒一村,于2月14日陆续回到了崔家口。

据黄在同志回忆,在离开这位向导姑姑的家门时,大队长孙端夫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三块大洋,送给了这位向导的姑姑和姑夫,作为第三军指战员这顿饭和三副门板的补偿。据黄在同志讲,当时三块大洋能买两头肥羊,也就是说,这三块大洋的价值远远超出这顿饭和三副门板的价值。

雷神庙战斗结束后,于得水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:“谁把人民放在心上,人民就会把谁顶在头上!”

愈下。这时林一山看不下去了,他劝说宋澄要从大局着想。他说:“现在部队迫切需要我们早日返回,如果伤口不能愈合,何时才能重返部队?”在林一山的一再劝说下,宋澄这才答应吃细粮,同时,他又反复叮嘱群众,在给自己送饭时,一定要粗粮细粮各半。就这样,林一山和宋澄在文登林村又住了十几天,在伤口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,又拖着伤腿,拖着绷带返回了队伍。

这样的干部、这样的战士和这样的队伍,怎么可能不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?群众为什么要真心地拥护和支持第三军,就是因为第三军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,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。

## 乡村记忆

# 晒盐往事

孙瑞

莱阳坐落于胶东黄海之滨,位于东经120°,北纬36°,海洋性季风气候明显,光照充足。特殊的地理位置,富饶的海水资源,非常适合晒制海盐。南海的羊郡镇物产丰富,是天然的“盐仓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对晒盐有明确解释,盐字的繁体“鹽”,本象就是在器皿中煮卤,这也说明中国最早的盐是用海水煎出来的。史书上夙沙国也称夙沙氏,是胶东地区上古时期一个古老部落的名称,以发明煎海造盐而闻名,因此夙沙氏被称为“盐宗”“盐祖”,是中华民族盐业始祖,被盐民们奉为盐神。《莱阳县志》记载,古老的夙沙国就在莱阳和海阳南部沿海一带。班固《汉书》:“昌阳,有盐官,莽曰夙敬亭。”康熙年间《莱阳县志》载:“夙敬亭在县东南八十里,莽新时名,设盐官,遗址尚存。”1935年《莱阳县志》亦记载:“新莽始建国元年(公元9年)改昌阳曰夙敬亭。”

清光绪初年,南海盐场开始改煎盐为晒盐,灶户改称滩户。如今民间制盐户虽已经消失,但羊郡镇的蠡岛上仍有莱阳盐厂承袭这一古老行业,继续晒制海盐。

“一盐调百味”,烹饪调味,离不开盐。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莱阳盐厂出产的一种“浪石”牌水晶盐,晶莹剔透,含有人体所需的如钙、镁、钾、溴化物和其他各种微量元素等,畅销北京、天津、青岛等地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私人晒盐在莱阳曾风靡一时。丁字湾一带大都是盐碱地,每到春天,干燥的风一吹,到处冒起盐硝,白茫茫的一片。这时,周边的人就开始忙碌着土法晒盐,到海滩选那些盐分含量较高的盐碱土带回家,用水把盐碱土里的盐分溶解过滤出来,首先把盛满土的筐抬放在缸上,然后在那凹坑里倒满水,等到水从筐底滴(淋)下来,就成了饱含盐分的卤。精明的农村人,截一根六七十厘米长的向日葵杆,掏空里面的瓤,把它从池底的凹槽通向另一个较深的坑里,坑里放上小缸或木桶类容器,用以接住从管子里流出的卤水。土法制作的盐,一般用于腌咸菜、喂猪等。

我从小对盐有特殊的感情。记得我上二三年级时,母亲每次让我去供销社买盐,我会从柜台上捡起一颗粗盐粒,用舌尖轻轻舔触,一丝莫可名状的味觉泛上来。盐紧张时是要排队购买的,而且限定购买的数量。我们村有个姓董的,家里孩子多,吃不上咸菜,竟然吃盐粒就饭,成了一大新闻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莱阳盐厂在我村招工,三名高中毕业生有幸成为盐工。

一天,我在好奇心驱使下,骑着借来的一辆大金鹿自行车,风尘仆仆来到羊郡盐厂,看看如何晒盐。只见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盐池,像稻田一样,方方正正,蔚为壮观。盐厂有专门的引水渠道,潮水涨时,把闸门打开,让海水进入盐池,经过日晒蒸发水到一定程度,继续日晒,海水就会成为食盐的饱和溶液,再晒就会逐渐析出食盐来,得到的晶体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粗盐。

偌大的盐堆像埃及金字塔一样高,外表已经凝固的盐粒,竟然没有人看管。我经不住诱惑,偷偷找来一块带棱角的石头,敲碎盐堆一角,豆子般大小的盐粒哗啦啦滚了出来,我赶忙把身上所有口袋都装满了盐,把内衣扎在腰带里,腰四周都盛上盐,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盐厂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滑稽又惭愧。

家住东富山村的三姨夫,为了供四个孩子上学,经常到盐厂卖苦力推盐。

深秋时节,天尚未放亮,他便早早起了床,带着三姨夫天晚上烩好的五六个玉米饼子和一个大疙瘩头,再用葡萄糖输液瓶子装满几瓶水带着,摸着黑,推着小车到20多里外的盐厂推盐。

推盐又苦又累,十里八村的壮劳力聚在一起推,人多车多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推盐用的是独轮小推车,套上绳肩攀,每辆车装四五百斤,多的时候装到六七百斤。盐用蒲包包着,每包100斤,一个人抱起来装车。小推车左边装两袋,右边装两袋,若装600斤,每边要装3袋,如装700斤,就得再把一袋盐放在小车大梁中间,保持平衡。

姨夫仗着腰板硬,身体好,推起车来,像是端着一座山,压得车子吱嘎作响,有时候推一千斤盐,小车扭扭晃晃似要散架一般。

推盐的道路泥泞不堪,他赤着大脚丫,挥汗如雨。渴了,喝上几口瓶子里的水;饿了,大黄饼子就着疙瘩头,三下五除二送进肚子里;累了,抽上一袋烟,歇歇再干……

金秋时节,是盐厂收获的季节。夜晚的海滩万籁俱寂,唯有结晶池上灯火通明,姨夫推着盐扒斗疾步如飞,汗水与那晶莹的晶体交相辉映。随着扒盐机的节奏,号子声、欢笑声、机器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。

如今,丁字湾的盐厂已不复存在,过去那些晒盐往事,也随着岁月沉淀在记忆中。